

傅佩荣译解
孟子

傅佩荣·译解
孟子

东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傅佩荣译解孟子/傅佩荣 著. —北京: 东方出版社, 2012. 6

ISBN 978-7-5060-4680-0

I. ①傅… II. ①傅… III. ①儒家 ②《孟子》—译文 IV. ①B222. 5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85696 号

傅佩荣译解孟子 (精装版)

(FU PEIRONG YIJIE MENGZI)

作 者: 傅佩荣

责任编辑: 王高婷 张凌云

出 版: 东方出版社

发 行: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: 100706

印 刷: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2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—5 000 册

开 本: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: 21

字 数: 180 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-7-5060-4680-0

定 价: 66.00 元

发行电话: (010) 65210059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

版权所有,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拨打电话: (010) 65210012

出版说明

孟子是孔子第五代传人，却能与孔子并称“孔孟”，二人的思想更被后人合称为“孔孟之道”，作为儒家正统代代相传。孟子取得的成就可谓不凡。但是经由朱熹注解所传下来的《孟子》，能展示给读者一个真实的孟子吗？譬如，朱熹认为孟子主张“人性本善”，事实确实如此吗？

孟子确实说过“性善”二字，但其本意并非“性本善”，而是“性向善”。虽是一字之差，却不可不辨。“向”代表动力，是人在真诚的时候由内而发的力量，这种力量要求人去行善。他说：“至诚而不动者，未之有也；不诚，未有能动者也。”（《离娄上》）真诚所产生的动力，即是“心之四端”的运作，在此基础上进而实践“仁义礼智”四善。

如果不明白“人性向善”的道理，不但无法理解孟子，更无法理解整个儒家思想体系。我在诠释《孟子》时反复说明的正是这个道理。本书发行修订再版之际，我在注解中增加了相关章节的对照参考，便于读者自行研习。另外，对于部分字词的注释，也有修订。在古代经典中，《孟子》名声虽大，但却不太受人重视，我希望能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改善此种情况。

傅佩荣

2012年4月

〈前言〉 ①

孟子其人其书

关于孟子的生平，我们所知道的不多，主要的资料来自《孟子》一书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，写到《孟子荀卿列传》时，所根据的大概也只是这本三万多字的书。

司马迁先“感叹”一番，然后写了一百多字的介绍。他说：“孟轲，驺人也，受业子思之门人。道既通，游事齐宣王。宣王不能用，适梁。梁惠王不果所言，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。当是之时，秦用商君，富国强兵；楚、魏用吴起，战胜弱敌；齐威王、宣王用孙子、田忌之徒，而诸侯东面朝齐。天下方务于合从连横，以攻伐为贤，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，是以所如者不合。退而与万章之徒，序诗书，述仲尼之意，作孟子七篇。”

这段介绍肯定了孟子是一位儒家学者。子思是孔子的孙子，而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，因此孟子是孔子第五代传人。孟子先是“道既通”，所通的自然是“唐虞三代之德”以及“仲尼之意”。接着，他效法孔子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的精神，认定自己肩负“木铎”的

使命，周游列国，希望有机会“得君行道”。《孟子》一书所记载的，主要是他的言论与事迹。从战国时代的大趋势来看，孟子的观点显然不切实际；从孟子的具体遭遇来看，连他自己也承认并未成功。但是他树立了一个典型，使后代读书人在敬佩与效法之余，不免心生感叹。

司马迁是历史学家，他的感叹如下：“余读孟子书，至梁惠王问‘何以利吾国’，未尝不废书而叹也。曰：嗟乎！利，诚乱之始也。夫子罕言利者，常防其原也，故曰‘放于利而行，多怨’。自天子至于庶人，好利之弊，何以异哉？”他在本文所谓的“夫子”，是指孔子。如此一来，孟子确实秉持了孔子的原则，由于看清了利之为害，就大力宣扬仁义。如果读到“梁惠王”这一问就要“废书而叹”，那么大概很难念完《孟子》全书了。

《孟子》一书共有七篇，每篇再分上下，所以在编排序号上，就有十四个部分。篇名分别是：梁惠王、公孙丑、滕文公、离娄、万章、告子、尽心。前六篇皆以人名为篇名，取自各篇开头的人物，只有《尽心篇》例外。那么，这本书是如何写成的？

如果是孟子亲自执笔，那么他的学生，如公都子、屋庐子、乐正子、徐子，为什么会称“子”呢？“子”是对男子的尊称，用于前辈、老师身上，或客套之时，孟子没有理由对这些学生一再称“子”。其次，古代诸侯的谥号是死后才定的，像梁襄王、齐宣王都是比孟子晚死的，孟子怎么可能知道他们的谥号呢？这两个问题并不难回答，就是孟子完成了《孟子》一书的主要内容，在他过世之后，学生万章、公孙丑等人再加以修订出版，所以会有上述两点情况出现。

关于孟子的生平年代，至今并无定论，一般认为是在公元前372至前289年之间，亦即战国时代（公元前475至前221年）的中期。当时存在的还有二十国左右，其中七国争雄，都想兼并天下。合纵

连横的谋略大为盛行，而孟子依然以自信的口吻说：“仁者无敌。”由于没有一位国君可以做到仁者，所以孟子的理论也无法得到验证。但是，光是凭着他与梁惠王（亦即魏惠王）与齐宣王这两位大国君主的对话，能让他们时而惊喜，时而沮丧，时而愤怒，时而盼望，虽然最后没有产生重大成效，也足以流芳千古了。

活在乱世之中，孟子的一些小故事并无确切的证据。譬如，他小时候，母亲担心他受环境影响而“三迁”；他念书不用心，母亲就“断机杼”；母亲不允许他为小事而休妻等。圣贤身边总是环绕着一些具有积极意味的故事，不过，对孟子来说，能够学习孔子之道，温故而知新，加以发扬及应用，进而著书立说，自成一家之言，以实至名归的方式被尊奉为亚圣，或许这才是值得一争的千秋啊！

〈前言〉 ②

思想与辩才的神奇组合

司马迁说他读到《孟子》第一篇的第一段话，亦即梁惠王问孟子“何以利吾国”，他就“废书而叹”。我与他正好相反，不但不把书本阖起，反而急着想知道孟子如何回答。接着，我的感受是惊喜连连，因为孟子的辩才无懈可击，他的思想更是精微深刻，而辩才与思想结合起来所产生的气势，则为古今罕见。

首先，孟子与当时手握大权的诸侯见面时，当然明白这些诸侯想要的是什么，是富国强兵，是称霸天下。然而，他所提供的却是仁政。一个人怎能“对牛弹琴”而依然如此充满自信呢？这就有赖于口才了。孟子的口才来自于丰富的学识与人生经历。他随口引述《诗经》与《书经》，显示出超强的记忆力。因为这些资料是大家都接受的古代经典，所以具有高度的说服力。光是背诵不算什么，他还能灵活运用，把古典引入现实处境，让诸侯无言以对，只能茫茫然地点头认可。

孟子的仁政并非纯属理论，而是要从经济政策着手。对农业社

会而言，百姓只要平安度日，得以养生送死无憾，然后加以适当的教育，提升人伦秩序的水平，国家自然上轨道。要推行仁政，国君必须减轻赋税，照顾百姓，或者就抓紧四个字：与民偕乐。君民同心，天下怎能不治？孟子反复说明如何进行经济改革，但是并未引起诸侯的共鸣。因为若要与民偕乐，则诸侯首先就得放弃“作威作福”的各种特权，还须克制“好色、好勇、好货”的无穷欲望，然后再经常听取孟子的教训。

孟子的教训其实很好听，因为十分生动。他实在喜欢说话，往往是国君提出一个问题，他就引申发挥为一篇演讲，让国君上了一课。孟子除了善于引述经典与史实之外，还有创造格言的超凡能力。耳熟能详的就有“守望相助”、“出尔反尔”、“缘木求鱼”、“左右逢源”、“操危虑患”、“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”等。至于较长的句子更是所在多有，譬如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。

但是，孟子光是以辩才取胜的吗？当然不是，他主要是靠圆熟的思想体系。他为什么再三强调“仁者无敌”？因为百姓归向仁者，是出于无法遏阻的天性。那么，人的天性是什么？他在与国君以外的学者辩论时，才有机会讲明其中的道理。不过，自古以来，大多数人都被《孟子·滕文公篇》的第一句话误导了。那就是“孟子道性善，言必称尧舜”。先看“言必称尧舜”，这里的“必”字当然是过于夸张了。事实上，孟子讨论人性的几个段落，并未特别提及尧舜。然后，他所道的“性善”，是人性“本”善吗？这是个更大的问题了。

孟子所说的是：人心有四端，从这四端引发、充扩、实践之后，才有“仁、义、礼、智”这四种确定的“善”出现。因此，他一再使用“火之始然，泉之始达”，“水无有不下”等比喻来描写人性，意思是要肯定：人性是一种动态的力量。人只要真诚自觉（思则得之），立即会发现行善的力量由内而发，要求自己行善。我称此一说

法为“人性向善”。把握这一点，才能明白孟子谈修养、谈养气、谈知言、谈政治经济、谈治国平天下的一切理论。确立了这一点，人生重心立即由外转向内，人生价值也随着主体而确立，但是孟子并不因此而忽略“天”。人生快乐自然不待外求，孟子清楚地说：“反身而诚，乐莫大焉。”

在本书的白话翻译上，我主要参考杨伯峻先生的《孟子译注》，史次耘先生的《孟子今注今译》以及几种近人的作品。在注解时，我刻意突显孟子的人性论，因为这是他立论的基础。有此基础，则思想大厦可以安然建立，则儒家哲学可以形成圆满的体系。孟子继承及发扬孔子的理想，可谓贡献至伟，值得我们感激与学习。

目录

- 〈前言〉① 孟子其人其书 / 1
〈前言〉② 思想与辩才的神奇组合 / 4

梁惠王篇	上	/ 1
梁惠王篇	下	/ 21
公孙丑篇	上	/ 45
公孙丑篇	下	/ 66
滕文公篇	上	/ 86
滕文公篇	下	/ 103
离娄篇	上	/ 122
离娄篇	下	/ 149
万章篇	上	/ 178
万章篇	下	/ 197
告子篇	上	/ 215
告子篇	下	/ 240
尽心篇	上	/ 263
尽心篇	下	/ 297

梁惠王篇 上

〈1·1〉

孟子见梁惠王。王曰：“叟（sǒu）！不远千里而来，亦将有以利吾国乎？”

孟子对曰：“王何必曰利？亦有仁义而已矣。王曰，‘何以利吾国？’大夫曰，‘何以利吾家？’士庶人曰，‘何以利吾身？’上下交征利，而国危矣。万乘（shèng）之国，弑（shì）其君者，必千乘之家；千乘之国，弑其君者，必百乘之家。万取千焉，千取百焉，不为不多矣。苟为后义而先利，不夺不餍（yàn）。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，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。王亦曰仁义而已矣，何必曰利？”

【译文】

孟子谒见梁惠王，梁惠王说：“老先生！你不以千里为远，来到

这里，将为我的国家带来什么利益吧？”

孟子回答说：“大王何必谈到利益呢？只要有仁德与义行就够了。大王说，‘怎样才对我的国家有利？’大夫说，‘怎样才对我的封邑有利？’士人与平民说，‘怎样才对我自己有利？’上上下下互相夺取利益，国家就陷于危险了。在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里，杀掉国君的，必定是国内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夫；在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里，杀掉国君的，必定是国内拥有百辆兵车的大夫。在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里，大夫拥有千辆兵车；在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里，大夫拥有百辆兵车，这些大夫的产业不能不算多了。如果忽视义行而重视利益，那么大夫不把国君的产业夺去，是不会满足的。没有讲求仁德的人会遗弃他的父母的，没有讲求义行的人会怠慢他的君主的。大王只要谈论仁德与义行就够了，何必谈到利益呢？”

【注解】

①梁惠王：在战国七雄（韩、赵、魏、燕、齐、楚、秦）的争霸过程中，魏国的国君继楚国（已在春秋时代称王）之后称王，是为魏惠王，后迁都大梁（今之开封），所以又称梁惠王，时在公元前362年。惠王三十五年，特地“卑礼厚币，以招贤者”，孟子于此时来到梁国。

②万乘之国：古代以兵车（乘：一车四马）衡量国家大小。天子王畿千里，出车万乘，所以又名“万乘之君”。到了东周，天子势衰，诸侯兵马渐强。战国末期，除了七雄皆为万乘之国以外，还有五个千乘之国（宋、卫、中山、东周、西周）。

③千乘之家：“家”是卿大夫的封邑，又称采地，也拥有一定数目的兵车。

④仁义：这是孟子标举的原则，无论做人、处事、治国、平天下都须以此为准。理由是仁义源于人性，所以人生别无他途。在翻

译时，以“仁德”与“义行”为之。因为“仁”需要自觉其德由内而发，“义”当然也是由内而发，但涉及行动的判断与实践。

〈1·2〉

孟子见梁惠王。王立于沼上，顾鸿雁麋（mí）鹿，曰：“贤者亦乐此乎？”

孟子对曰：“贤者而后乐此，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。《诗》云：‘经始灵台，经之营之；庶民攻之，不日成之；经始勿亟（jí），庶民子来。王在灵囿（yòu），麀（yōu）鹿攸伏，麀鹿濯（zhuó）濯，白鸟鹤鹤。王在灵沼，於（wū）物（rèn）鱼跃。’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，而民欢乐之，谓其台曰灵台，谓其沼曰灵沼，乐其有麋鹿鱼鳖。古之人与民偕（xié）乐，故能乐也。《汤誓》曰：‘时日害（hé）丧，予（yú）及女（rǔ）偕亡！’民欲与之偕亡，虽有台池鸟兽，岂能独乐哉？”

【译文】

孟子谒见梁惠王。梁惠王站在池沼旁边，一面观赏成群的大雁小雁与大鹿小鹿，一面对孟子说：“贤良的人也会以此为乐吗？”

孟子回答说：“只有贤良的人才能享受这种快乐，不贤良的人即使有这种快乐，也是无法享受的。《诗经·大雅·灵台》说：‘开始度量灵台的规模，筹划准备所需的材料；百姓一起来建造，灵台很快就落成；开始度量时并不急着完成，百姓却像帮父母那么卖力。文王巡游到灵囿，母鹿安静卧伏着，母鹿肥润有光泽，白鸟羽毛很洁白。文王游观到灵沼，满池鱼儿在跳跃。’周文王使用百姓的力量建造高台深池，可是百姓非常欢喜，把他的台称为‘灵台’，把他的池

称为‘灵沼’，并且很高兴他有各种麋鹿鱼鳖。古代的贤君与百姓一起快乐，所以能够享受快乐。《尚书·汤誓》说：‘这个太阳什么时候灭亡？我们要与你同归于尽！’百姓痛恨夏桀，要与他同归于尽，即使他拥有高台、深池与各种鸟兽，难道能独自享受吗？”

【注解】

①贤者：“贤”指杰出优秀的人，其表现或在善良，或在明智，或在能力，或者兼而有之。译文则有“贤良、贤明、贤能”等。

②灵台、灵囿、灵沼：“灵”有出神入化、美善之至的意思，在此显示百姓的虔诚心意。

③《汤誓》提及“时日曷丧”（这个太阳何时灭亡），是因为夏桀说过：“吾有天下，如天之有日，日亡吾乃亡耳。”

④本章重点在于“与民偕乐”一语。为政之道，不外乎此。

⑤齐宣王也问过孟子：“贤者亦有此乐乎？”〈2·4〉可见国君喜欢以富贵奢华来向人炫耀。

〈1·3〉

梁惠王曰：“寡人之于国也，尽心焉耳矣。河内凶，则移其民于河东，移其粟于河内。河东凶亦然。察邻国之政，无如寡人之用心者。邻国之民不加少，寡人之民不加多，何也？”

孟子对曰：“王好（hào）战，请以战喻。填然鼓之，兵刃既接，弃甲曳（yè）兵而走。或百步而后止，或五十步而后止。以五十步笑百步，则何如？”

曰：“不可。直不百步耳，是亦走也。”曰：“王如知此，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。不违农时，谷不可胜（shēng）食

也；数（cù）罟（gǔ）不入洿（wū）池，鱼鳖不可胜食也；斧斤以时入山林，材木不可胜用也。谷与鱼鳖不可胜食，材木不可胜用，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。养生丧死无憾，王道之始也。五亩之宅，树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（yì）帛矣。鸡豚（tún）狗彘（zhì）之畜（xù），无失其时，七十者可以食肉矣。百亩之田，勿夺其时，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。谨庠（xiáng）序之教，申之以孝悌之义，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。七十者衣帛食肉，黎民不饥不寒，然而不王（wàng）者，未之有也。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，涂有饿莩（piǎo）而不知发；人死，则曰：‘非我也，岁也。’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，曰：‘非我也，兵也。’王无罪岁，斯天下之民至焉。”

【译文】

梁惠王说：“我对于国事，真是用尽心力了。河内发生饥荒，就把部分百姓迁到河东，又把河东的部分粮食运到河内。河东发生饥荒，也依类似方式来做。考察邻国的政务，没有哪个国君像我这么用心的。但是，邻国的百姓并未减少，我国的百姓并未增多，这是什么缘故呢？”

孟子回答说：“大王喜欢战争，就用战争来做比喻。战鼓咚咚响起，刀刃剑锋相碰，就有士兵丢掉盔甲拖着兵器逃跑。有的跑了一百步才停下来，有的跑了五十步就停下来。那些跑五十步的嘲笑那些跑一百步的，说得过去吗？”

梁惠王说：“不可以的。只不过没有跑到一百步罢了，这同样是逃跑啊。”孟子说：“大王如果懂得这个道理，就不必指望百姓会比邻国多了。不耽误百姓耕种及收获的季节，粮食自然吃不完；细密

的渔网不放入水池捕捞，鱼鳖自然吃不完；砍伐树木按照一定的时间，木材自然用不尽。粮食和鱼鳖吃不完，木材又用不尽，这样就使百姓养家活口、办理丧事都没有什么不满。百姓养家活口、办理丧事都没有什么不满，就是王道的开始啊。在五亩大的宅园中种桑养蚕，五十岁的人就可以穿上丝绵袄了。鸡、小猪、狗与大猪这些家畜的畜养，不错过繁殖的季节，七十岁的人就可以有肉吃了。一家人百亩的田地，不要占夺他们耕作的时机，几口人的家庭就可以不挨饿了。认真办理学校教育，反复讲述孝亲敬长的道理，那么头发花白的人就不会背着及顶着重物在路上行走了。七十岁的人有丝绵袄穿也有肉吃，一般百姓不挨饿也不受冻，这样还不能称王天下，那是从来不曾有过的。现在，猪狗吃掉了百姓的粮食，却不知道制止；路旁有饿死的尸体，却不知道开仓赈济。有人死了，就说：‘这不是我害的，是年成不好。’这和用刀杀人，却说‘不是我杀的，是刀子杀的’又有什么不同呢？大王不再归罪于年成，那么天下的百姓自然会来归顺了。”

【注解】

①梁惠王虽然用心，但是并未想要与民同甘共苦。在孟子看来，如果不懂仁义之道而只在技术层面改革，结果只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差别而已。“寡人”意为寡德之人，为人君自谦之词。

②政治领袖“找借口”的毛病，不但很难根绝，并且少有自觉。

③农时：春耕、夏耘、秋收，至冬乃使民服劳役。数罟：密网。古者网罟必用四寸（九十二毫米）之目，鱼不满尺则不食之。斧斤以时入山林：秋冬之际，草木零落，然后入山林砍伐。

④教育必自“孝悌”始，这是孟子的重要原则。

⑤本章从“五亩之宅”到“未之有也”，与〈1·7〉所言大体相同。所谓“百亩之田”，是依古代井田制度而言。井田为九百亩，